

## 清明节追忆 死于红色恐怖下的弟弟

大纪元



4月5日清明节，每逢这个日子上海公民任迺俊就特别感伤。为追忆六十年代红色恐怖下，

他一家人的遭遇和所有因红色恐怖暴政而失去生命的仁人志士，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悼念，表达了缅怀和默哀之意。

任迺俊向大纪元记者讲述，六十年代开始，发生在他家的一连串不幸遭遇，这些遭遇不仅仅发生在他这一家，也发生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，他们经历大饥荒、红色恐怖……

他回忆说：“1968年，突然之间我爸爸被打成国民党总统特务，从此不可以出门收废品。我们一家七口人，只能靠姐姐30多元工资生活，一天就是两顿稀饭，没有菜吃。”

“这一年的中秋节，家里做了几个韭菜饼，弟弟游泳完从外面回来，看到韭菜饼，拿起一个激动地一跳，还没吃到口，头就撞到屋檐昏死过去了，到了晚上眼睛睁开了不能说话，第二天才能开口说话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就出现了癫痫。家里吃饭的钱都没有，更别说给他治疗了。”

1972年，他的弟弟任迺喜被分配黑龙江农场。任迺俊说，“我弟弟正高兴的时候，学校说他因为癫痫病不能去，不能分配工作。”

“因为家里特别穷，7个人30多元工资，生活怎么能过啊？不能分配工作他就急火攻心，他就唱大灾星，讲反共的话。我妈妈就跟他说，你不能讲啊，你讲的话不得了，要枪毙的啊！”

任迺喜自从得了癫痫病以后，家人就管着他，不让他去游泳了。“我的妈妈呢，为了避免弟弟给全家带来更大的灾难，就故意让他去游泳，让他游泳时发病死掉。”他说。

1972年7月5日，任迺喜到黄浦江游泳，一去不返。7月7日他的尸体被找到了。

那时候任迺俊在江西农村工作，接到弟弟死亡消息后赶回家。他说，“我回到家，责怪父母：‘你们知道他有病，为什么要让他去游泳？’我妈妈说：‘没办法，你弟弟不死全家死，呼反共口号，他如果到外面去呼的话，不但他被枪毙，你爸爸、你都要枪毙，家有很多人会被打死，被送监狱。’”

“我弟弟尸体在水里泡了两天。他是穿着一条短裤，在饥寒交迫下离开了人间。这时候派出所警察要跟我父亲收三块钱火化费，我们全家口袋都掏过，找不到三块钱。”

任迺俊表示，“这件事发生后，我恨透了共产党。你们想想，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能逼着为人父母的让自己的儿子这样去死？几十年了，隐藏在心底的就是这件事情，血海深仇刻骨铭心！”

### ■ 觉醒 ■

## 认清中共 大陆人踊跃“三退”

在疫情继续蔓延，各种天灾人祸不断发生的今日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，纷纷“三退”（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）。

来自上海的朱文斌说：“本人于02年参军，0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因为年轻，觉得别人都追求的东西就是好的，所以做任何事都是非常积极的。虽然也了解部队的黑暗，也知道社会的不公，但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加之创业忙碌，根本没有去好好考虑。”

现在人在海外，也有时间和渠道了解更多邪恶党派的非人行为，加之此次疫情看到了民众皆苦，尤其是在残暴政权的宣传下，有年轻生命因为中共恐怖化病毒造成多起悲剧，感觉自己的心完全碎了。本人于2022年4月7日正式退出中国共产党。”

高天公开声明：“与东京、巴黎、纽约齐名的国际大都市上海，一夜之间被打成西安。疫情彻底暴露了中共管理的无能，封门封户封小区老百姓没吃没喝是共产党的惯用手法，只有亡共中国才有希望，亡党才能兴国！声明退出党团队。”

高华说：“我们地区（县级）之前是一个疫情重灾区，民众买菜难，上级却指示我们少报感染数字，不许把事实说出去。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吗？！我们应该趁早与这个惨无人道、专制独裁的邪党决裂！”

王树芝在退党声明中写道：“铁链女让我们看清中共恶党就会撒谎，乌俄战争让我们看清党是狡猾的魔鬼，疫情清零让我们看到党为达到目的，只有党性没有人性，为此我坚决退出党的一切组织，不再给它涂金抹粉，也不给它当替罪羊。”

### 退党（团队）方法

1. 请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：

001-718-888-9552

热线电话：001-702-873-1734

2. 请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在线办理“三退”：[tuidang.epochtimes.com](http://tuidang.epochtimes.com)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“退党（团队）证书”被美移民官认可。

3. 用海外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至

[tuidang@epochtimes.com](mailto:tuidang@epochtimes.com)。

4. 也可把“三退”声明写在纸上贴出去，有条件时再上网声明。

注：中共对退党热线做了手脚，电话接通后有录音告知：“这是空号，请不要打这个电话。”请别上当，不要挂电话，很快就能接通，请相互转告。